

在大阪的美术街上，有一家“夷犹轩”画廊。老板是日本老人，虽是生意人，倒不俗，也没有一般画商鄙视中国人的陋习。大约廿年前，他办了一个篆书教室，邀我去任教。

有一位学员是银行职员，曾派驻伦敦分行。在该市的古董店里，买到过两个“天香馆”的石印。附图是叶潞渊丈所刻，另一个是童衍方兄手泐。他还托我问过路丈和衍兄，“天香馆”主是何许人也。

年前，在上海的拍卖行里，出现了这两方印章，被友人陆加梅医生购得。摩挲一番，感慨系之。衍兄的一方是力作，好极。潞丈的这一方是以浙派面目刻制的，更属少见。

浙派是清代的印坛大流派，延至清末，还有活力。但陈陈相因，渐渐陷了老套。所以民初以来，慢慢退出人们的视野。但是，它毕竟是涌现过八位大家，风靡江浙百年多的杰出流派，所以当代的印家还常常会注目留恋。

潞渊丈在早中年，创作过不少浙风的作品。我得到过他赐赠的其三十岁时刻制的“墨戏”，赵次闲余韵，纯而醇矣！赵是浙派八家的最后一位大师。现代印家涉事浙派，往往以他为圭臬。

评家论浙派，喜欢拿赵次闲说事。说他“燕尾鹤膝”，流于形式。有点刻薄，但也打中要害。因为他的竖线条的中间常会突出骨节，似仙鹤的膝盖，末梢又喜开叉，如燕子尾巴。在浙派尚未形成气候的时代，出现燕尾鹤膝，开从来所未见，使线条产生波折，增加趣味，令人眼前一亮，确是一件乐事。况且清代的印家，富有文字学的修养，笔底刀下，交相辉映。不是我们这些没读过多少古书的人可望其项背的。

潞渊丈学养很深，当然深知浙派流弊之所在。以区区猜测，他是用两种味精作为调料的。一是上追汉印，用铸印的深厚注入刀下；二是取陈曼生的苍茫，戒晚期浙派的单薄。陈曼生是乾嘉年代的浙派大师，八大家之一。现在拍出天价的“曼生壶”，即是他和高匠合作的紫砂壶。

潞丈是用切刀法入石的。一般而言，刀法有冲刀、切刀两种。冲刀一往直前，一个冲锋的“冲”字人人明白；切刀则如切肉条，一刀接一刀，连成线条。一刀一刀的接口处，所出现的波折使线条产生斑驳感，残缺美，增加印章的古趣。浙派擅长切刀，是他们赖以成功的主要手段。

潞渊丈的“天香馆”，神完气足，和他的为人一样，正派，但又带些诙谐。

“天”字一般会把左右两边拉下，形成下垂的四条腿。“馆”字可以向上、向下写实拉足，充满空间。潞派的寻常做派，便是如此。潞渊丈对枊叔赵之谦章法的留空，深有研究。在此印中暗用赵的经营法，在“天”的下部，“馆”的上下，留出空间，三点呼应，妙不可言。“馆”的“食”旁，下面一腿，刻意踢出，搭在“官”上，使左右结构的“馆”字紧密之。神来之笔。一方好印，初一瞥，便觉堂皇，犹如一座巍巍的大厦。上述的细节安排，就是走进大厦看到的精美的内饰。

不久前，我回大阪小住。那位银行职员的老朋友，携其新得的黄牧父印谱来舍间喫茶。谱为北京杨广泰君辑拓，其从东京神保町的书铺用两万日元购得，合人民币才千元多一点点。运气太好了。

提起他曾经收藏的两方“天香馆”，他说是大阪美术街的一家画廊店员他，代他投拍的。据画廊女老板说，经中国专家鉴定，叶先生的“天香馆”是其孙子代刻的，没什么价值。我告诉他，散友用了多少钱购得，我已经第二次握手，深感有缘。他做了一个极为夸张的吃惊动作，说没想到在中国值那么多钱！他没告诉我，他得到了多少钱。出于礼貌和日本的习惯，我当然也不能追问。

潞丈是我极为熟悉的前辈，也熟悉他的孙子。这方“天香馆”是潞丈中晚年的作品。那时，他的可爱的小孙子还在吃奶呢！

1978年，我从工厂调到中福会儿童时代杂志社当编辑，老冯是社领导。老冯比我两岁，年龄和经历悬殊，在他麾下工作会怎样？很快担心全无。上岗前的交谈极简短，他和编辑部盛主任的话我“过滤”为两句，一、我们是实验性、示范性的，要想点子；二、你是编辑部唯一的理科生，《知识宫》主、万宝全爷爷，就是你了。当时编辑部办儿童剧创作比赛、童星独唱大奖赛，我跑跑龙套；而智力竞赛（应该是最早的，至少“之一”），我就需要挑担，老冯提醒的主要是，题目不能有漏洞，不能赛后留争议；二是提醒出版周期，尽管预设下期揭晓，还是得在半月内阅完卷评奖。订数120万，“六回一”就是20万

（实际远超此数，那是后来依据邮局的麻袋数估的）。就算10秒钟拆信封批一批，每人每天不到3千，还挑一评奖，怎么办？

倒逼，挤出一个绝招：答卷页裁下对折一粘，就是一封信，地址在正面，答案在反面，阅卷不用拆。当时信的格式还没有规定，分管的邮递员说。但老冯坚持要到邮局确认过。我们又在一道题中设个陷阱，答“16”就错了，答“15”才对，以便快速初选。智力竞赛搞得蛮成功，有家日本媒体的报道，题目是《中国孩子在挑战》。

当时偶有国际书展，会有国外的童书展出。比如有本《长一双鸭脚有多好》，说一男孩向往长双鸭脚去涉水，结果老爸抓他去大扫除；向往长一对鹿角显摆，同学踢球把书包都挂上来；长条

大象的鼻子，又得去洗车。总之还是我们人长得完美。可以这样给孩子“说教”，让我们觉得新鲜，就鼓动老冯，把这些书买下来。按规定少儿专题打包，好几百本一起走，还需要外汇额度。我们原先只是试探试探，没想到老冯一口应允，让写报告、列书单、订保管和使用规则。而向上级申请外汇额度的事，就由他去吧。

老冯身体瘦，还有点歪，那是开刀切胃等的结果，需要少食多餐。陈丹燕在一篇回忆中说曾哄抢老冯带的面包，我想必也参与过。当然我更多的是听他谈京调经，至今还记得他说的怎样余苔条（拌“油余花生米”的），不多用油，脆而不焦。那时刚开始穿西装套装，我们有时会只穿上装。老冯说不



春水满四泽

（中国画）

李明耀

静安诗草

咏陶渊明 陈曦泓

不知秦汉桃源里，
三径就荒名士风。
文自元嘉题甲子，
一番深意在其中。

咏李渔 夏春铨

芥园不返闲情去，
剩却金陵戏曲魂。
出演家班名鹤起，
雅端俗极一身存。

咏关羽 吕 霜

逸群弘度美髯公，
荡寇将军佐汉中。
忠义昭彰谁可比，
英雄终究毁居功。

咏陈龙川 陈 诚

无感研究穷物细，
常怀磊块志推陈。
解衣磅礴尽由我，
激烈精神砥后人。

著名学者张中行先生是二十世纪末末名湖畔“三雅士”之一，与季羨林、金克木合称“燕园三老”。从他的几枚闲章中，可看出先生的人生情趣。

先生的闲章有的出自典籍。如晚年曾有一枚闲章：“中行无咎”，语出《易经》，既蕴含着先生的名字，又有表明自己志向之意。

先生晚年还用过一枚闲章，也是出自儒家典籍《论语》：“欲寡其过而未能”，意思是经常省察，过错自然会减少，当然也蕴含着谦虚之意。

还有一枚闲章“炉行者”。先生在《负喧三话》提到过，原来古有“卢行者”，本是慧能祖师在逃难到正式剃度前的叫法，先生“文革”期间避难风阳在干校负责烧锅炉，须每日早起烧水，彼时心向南宗，便请人刻了“炉行者”的闲章留存，这枚闲章多了些人生沧桑的况味。

还有揭示爱好雅趣的“半百砚田老农”。先生喜欢砚耕，也颇好收藏砚台，而这枚闲章恰好是对其藏砚的概括。

春天说来就来。前几天还阴寒湿冷的，这一下子阳光就明亮得晃眼，穿透皮肤和季节，穿透到心里去了。多晒太阳能使人愉悦，血清素多了，人自然就欣欣。街边巷口，各色粉的、白的、黄的花朵抢眼扑面。鼻、眼有些异样感，花粉看不见，却是可以真切地感受到。它们弥漫在空气中，颗粒大小在2.5以上还是以下？不用去深究，因了这个困扰是不可恨的，揉揉鼻、眼，打个喷嚏，也就过去了。

只是苦了有哮喘的老爸。春天，是他最危险的季节。妈妈抱怨他在小菜地里劳动，口罩也不戴。可老爸兴奋地告诉我：除草的时候，闻到了蚕豆花的香味呢。那小小的紫色的蚕豆花，你们注意过吗？对爸爸说来说，菜、豆的花可比院里的鲜花靓多啦。

满城皆花讯，电台主持人高兴地播报着。樱花，最近几年多了起来，树繁花茂，有如婚纱盛装的新嫁娘，婷婷，美美，令人心醉；油菜花田，也是最近几年呼声很高的春日美景，大片大片的金黄，如地毯，如梵高，最宜远观。

这些美景，我也心动到几要行动，但是一想到游人可能比花多，热闹也是比花多的。感谢万能的朋友圈，让我分享到朋友们郊游远足的清新和灿烂，你们是我的眼。

叶圣陶先生说：春天不是读书天。有些书可是适合在春天里读呢。

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这是天生的一幅画：春日河洲，水边妙龄女子在洗衣或浣纱，惹得青春少年为之驻足，多么令人陶醉的画面。

“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。”无需考证，这定是在春光里挥就的，闻着都有阳光的香味。这是杜工部听说失地收复后，舒疾化郁、意气风发、手舞足蹈的忘情歌唱啊。

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”、“春雨楼头尺八箫，何时归看浙江潮”、“春城无处不飞花，

春天是个什么天

陆加梅

寒食东风御柳斜”……中国和国人的春天，既真切切在身边，也迷迷濛濛在酒盏、笛声中，更飘飘渺渺在书本、诗篇里。这几天，春正盛。城市的春天已经很短暂，短到只是冬夏乐章之间一个过门。春天已然这么短，不能让她再快了。有人说：从前慢，慢到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我们再也回不去从前。但是，不争先，不忍后，从容生活，

《红楼梦》中最有名的镜子，当属“风月宝鉴”。贾府内的旁系亲属贾瑞对王熙凤起了邪念，王熙凤愤怒之下，毒设相思局，派人对贾瑞进行捉弄、恫吓。贾瑞恼恨凤姐作弄他，但欲念不断，再加学业繁重，受冻受吓，终致一病不起。跛足道人送来“风月宝鉴”，叮嘱他只能照反面。贾瑞见镜子的反面只有骷髅，连忙翻过来看正面，只见凤姐在镜中向他招手。贾瑞立刻一头扎进欲望的深渊中，无法自拔，临终，都要可悲地嚷一句：“让我拿了镜子再走！”

“风月宝鉴”之说，似乎受到了《聊斋志异·凤仙》的启发。故事中，狐女皮凤仙与郡学生刘赤水相好。刘赤水聪颖秀雅，但终日游荡，荒废了学业，凤仙为了让他发奋读书，考取功名，决定不与他相见。临别时，凤仙赠刘赤水一面镜子。如若刘赤水认真学习，镜子里的凤仙就会对他笑；如若刘赤水玩乐丧志，镜子里的凤仙就会满面愁容，甚至于会背对着他。刘赤水因此努力温书，两年后中了举，镜子里的凤仙笑容可掬，说：“‘影里情郎，画中爱宠’，说的就是我们啊！”随后现身，与刘赤水终成眷属。

其中的“影里情郎，画中爱宠”，又出自《西厢记》。崔莺莺思慕张君瑞，感叹说：“他做了个影儿里的情郎，我做了个画儿里的爱宠。只落得心里念想，口儿里闲提，只索向梦儿里相逢。”

明末清初的杜浚称：“‘影儿里情郎，画儿中爱宠’，此传奇野史中两个绝好题目。作‘画中爱宠’者，不止十部传奇、百回野史，迤来遂成恶套，观者厌之。”

蒲松龄不落俗套，结合古代志怪小说中的镜子意象，改“向梦儿里相逢”为“向镜儿里相逢”，幻化出狐女用镜子激励情郎的故事。雪雪更是蒲松龄的基础上，别具匠心，构想了“风月宝鉴”，改“画中爱宠”为“镜中欲念”，用镜子的反面警告世人：过度的欲望导致灭亡。正如贾瑞沉湎于镜子中凤姐的幻象，宁愿自我麻痹，不敢直视不伦之恋的可怕后果，最后在欲望和恐惧的夹击下，迷失自我，丧失生命。

《红楼梦》中描写女子揽镜而照时，大多温情脉脉，这是承接了历代历朝的传统：在明镜前梳妆的女子，常为文人骚客讴歌赞美的对象。就连英气勃发的花木兰下了沙场，回到家中，“当窗理云鬓，对镜贴花黄”，瞬间就从铁骨铮铮的战士，变成了妩媚温婉的女儿。

第九回中，宝玉上学前和黛玉辞行，黛玉正在窗下对镜理妆，她笑着说：“好！这一去，可定是要‘蟾宫折桂’去了。我不能送你了。”宝玉聊了一会儿，依依不舍地走了，黛玉忙又叫住问道：“你怎么不去辞辞你宝姐姐呢？”这段描写中，黛玉尤其娇俏活泼，虽然略带小性儿，小儿女的情态依旧非常动人。

第三十四回中，黛玉收到宝玉的旧帕子，百感交集，熬夜写下《题帕三绝》，她“觉得浑身火热，面上作烧，走至镜台揭起锦袱一照，只见腮上通红，自羡压倒桃花”。不同于唐伯虎《妒花歌》里的佳人，见海棠被春雨滋润过，轻盈娇艳，便“折来对镜化红妆。问郎花好奴颜好？”，黛玉在沉沉夏夜，独坐闺房，感受着宝玉的情谊，又为将来的命运隐隐地担心，似喜非喜，似戚非戚。深思中的她，脸上浮现娇艳的酡红，却不知，从此落下病根。

明末才女叶小鸾曾云：“盖闻吴国佳人，簇黛由来自美……双描斜月，对宝镜而增妍。”黛玉生着两弯似蹙非蹙蹙烟眉，天生带一种愁态，不论是日光下对镜画眉的她，还是烛光下对镜颦眉的她，都应该是风流秀美的。

巧的是，叶小鸾和黛玉同样来自苏州府的书香之家，同样是才貌双全、不幸早夭。叶小鸾成婚前急病而逝，去世时行动轻便，神气清爽。她的母亲悲痛之余，认为叶小鸾是仙子下凡，所以才不能久居尘世。而曹公则明言黛玉是绛珠仙子下凡，要用一生的眼泪报答宝玉。

曹公塑造的黛玉，仿佛有叶小鸾的影子。但无论如何，这两副容颜都曾在镜中留下转瞬即逝的美丽，让读者神往、思念。

静听花开，似也不难做到。

今晚的天空正挂着一线上弦月。细细的、纯纯的，安静得令人感动。冬去春来，大地萌动，万物复苏，一个与天地共休戚，与日月共圆缺，与江海共潮汐的女子，她感受了一些，接受了一些，感动了一些。由春天起，美好，又开始了。



红楼人对镜

戴萦袅



读印札记



天香馆

叶潞渊 作

